

即使時代不美好， 也要為了下一個可能的盛世努力

台灣文學青年論壇

文／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前衛出版社

由台文館主辦、前衛出版社承攬的「台灣文學青年論壇」，除了回應青年反應台灣文學種種現況的熱誠，也為了尋找前行的方向，「台灣文學青年論壇」共規劃全國3個場次，以「十年之後——台灣文學體制化的回顧與省思」為主題論壇，邀請台灣文學系所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進行引言與討論，針對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歷程與現況提出看法。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論壇

台灣文學是名詞也是動詞，為了確立台灣文學存在的內涵，自1980年代以來，討論「台灣文學正名」的學術論文已出現（謝春馨，〈八〇年代「臺灣文學正名論」，中央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0年代初期，推動各大專院校設立台灣文學系所的聲浪拍打著政府機關、教育政策，終於在1997年真理大學成立第一所台灣文學系，以及2000年8月國立成功大學設立第一間「台灣文學研究所」；九〇年代結束以前，台灣需要一座文學館的呼籲，由學者、作家齊聲不斷向政府叩門，2003年台灣文學館成立。台灣文學走在體制化中，不只是掛牌的名詞，更是一個動詞，集結了許多人的心血與期盼，方有今天的成果。

然而無可否認的，時代的考驗與現實的磨練，即將走向20年的台灣文學系所，發展的模樣究竟是什麼樣的？而剛走過第一個十年的台灣文學館，也需要有個空間思考關於下一個盛世的可能？會是怎樣的光景，需要如何的思維？

因此，由台文館策劃了「台灣文學青年論壇」，除了回應青年反應台灣文學種種現況的熱誠，也為了尋找前行的方向，「台灣文學青年論壇」共規劃全國3個場次，以「十年之後——台灣文學體制化的回顧與省思」為主題論壇，邀請台灣文學系所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進行引言與討論，針對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歷程與現況提出看法。此外，每一場次各設定一場子題論壇，邀請台灣文學系所畢業目前在業界工作者同台分享，每一場安排3-4人，從就業、文史教育及文化政策三面向分場次探討。主題及參與者一覽如後（表一）。

就從教育出發，看見社會結構中的現實身影

台灣文學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體制化，似乎已經確立了某種程度的「成果」。這些「成果」包括許多以台灣文學為主題的國內外研討會、台灣文學研究專書與期刊的出版、本土作家的發掘，當然還有大學部、碩博班與台灣研究中心的陸續設立。但是，對於關心台灣文化的人來說，這是否已經意味著「台灣文學」在高等教育體制中已站穩腳跟並向下扎根？事實上，台灣文學相關系所從創設迄今，與中文系「合併」的壓力未曾消解；在教育體制內，台灣文學在國文教育當中的比例偏低，社會大眾對於台文相關系所缺乏正確而普遍的認識（更多的是刻板印象甚或歧視）。又為了解決畢業生在

表一「台灣文學青年論壇」議程表

	北部場	中部場	中部場
時間	9月28日	10月12日	10月19日
地點	台北教育大學	靜宜大學	國立台灣文學館
主題論壇	陳建忠教授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林運鴻先生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彭瑞金教授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兼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洪莞紘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生	李承機教授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江昺崙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青年論壇	台文系所畢業生的就業想像與實務 易慈芬小姐 林民昌先生 陳睿穎小姐 張怡寧小姐	台灣文史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曾馨沛小姐 鄭清鴻先生 李婉慈小姐 朱宥勳先生	台灣文學推展的文化政策與展望 陳坤崙先生 張祿芳小姐 鍾舜文小姐

教育體制以及在整體就業市場上的困境，台文系所「技職化」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假使放下金碧輝煌的「研究成果」，台灣文學當前的「深耕」與「向前」，是否能維繫「台灣文學」作為專門學科的核心價值？又這些因應措施是否能解決台文體制的困境？在台灣文學、文化政策發生重大變革的當下，我們不免要先打上一個問號。

上述提問不但是台文系所畢業生——亦即台文基層工作者——如何求職、如何進入市場、如何以自己的專業維持基本生計的問題，同時也是檢討台灣文學如何進行「再生產」的重要關鍵。倘若學術研究無法成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不能被轉化為普遍的知識，透過文化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加深社會大眾對台灣母土的認識與認同；又或者台灣文學、語文、文

化專業不獲重視，只要經過簡易認證就可以取而代之，台文體制化的目的不但就此失喪，對本土文化充滿使命感的青年人，是否還願意花上4年、8年、13年甚至更長的漫漫光陰，去交換一張由理想背書、卻在現實處處碰壁的台灣文學證書？

三場論壇，三倍以上的希望及改變

三場論壇由前衛出版社承攬，該出版社為了集結更多的青年的聲音，與「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以下稱捍台青）合作，以「今日青年，明日社會」的理念，由青年規劃、籌組、邀請，同時檢驗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這不只是受社會資本負成長牽連的青年所要面對的，也是不斷撰寫計畫、提擬政策的官僚體系需要理解的，三場論壇，分別由

林運鴻（東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捍台青成員）、鄭清鴻（前衛出版社編輯，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王俐茹（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文化所博士生）為三場議題分別撰述核心的論點及看法。以下整理、節錄其提出的重點及方向。

關於台文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林運鴻就90年代末，隨著台灣社會籲求本土化的浪潮，「台灣文學系、所」正式地在各公私立大學挂牌上市開始談起，當時，吸引了不少有志於本土文化的青年們投身「台灣文學」建制化、學院化的工程。然而，2010年之後，綜觀這幾年各大學台文系所的狀況，卻發現當為數畢竟有限的文學青年們消耗殆盡後，沒有豐厚報酬、也沒有穩定出路的台灣文學專業，似乎在招生方面後繼乏力。例如，中山醫學院台文系廢系、政治大學博士班一度無人報考，這些似乎都是一種警訊：沒有明確出路的台灣文學學位（甚至在教育體系中都沒有位置），要如何持續地吸引學生、吸引新血，就成了許多台文系所不得不考慮的難題。林運鴻觀察各學校為了因應這一困難，部分台文系所試圖將學生「送入」與文學領域鄰近的新聞或出版產業，在台文系所內大量增開傳播學程，並且安排產學合作的實習學分，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的滋味。但是，這些「產學合作」的模式可能還是需要被仔細檢視，一方面，從勞動權與教育權的角度來說，這些實習「課程」也許造成了一頭羊剝兩次皮的狀況：學生不但必須對校方繳交學費、還得無酬地向所謂業界提供自己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回到台文系所當初設立的初衷，做為一個通向「準民族文化」（台灣民族主義）與「菁英文化」（純文學）的系所，在其課程規劃之中，到底需不需要某種一般性的「就業訓練」，其實還沒有在台文學界內部激起過有



台北場主持人鄭清鴻。

意義的討論。

這類現象也反映出了一個較為深層的問題，林運鴻認為正是因為台灣文學學科主要關注的是純文學領域，所以該學科所提供的訓練與教育，並沒有直接回應市場的需要。在台文學科內部，不管是大眾小說、影視編劇、流行音樂等多少具有文學性的「文化商品」項目，其實很少成為學院知識的對象。在這裡也許能看到「市場壓力」與「台灣文學」之間存在著弔詭：當台文系所出於學生就業的壓力，而開始在業界為學生安排低端勞動與實習機會的時候，卻沒有意識到，培養文化產業中高端的「創作者」、「生產者」，那才是本土文化的高等教育機制更應該致力的方向。換句話說，在現今這個高強度的消費社會裡，長期以來聚焦於小眾「文學作品」的「台文學科」，是不是也需要某種轉型，去思考自己過去所熟悉的「文學研究」，是不是可能成為通俗文化的深刻養分？

台灣文學、語文師資培育現況初探

鄭清鴻認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開展，是隨著解嚴前本土意識之覺醒，以及解嚴之後本土化、民主化運動推展而出現的重要里程碑。目的在於重／建構台灣本土文化長年被壓抑的主體性，並作為國家、民族認同的重要精神資源。倘若以淡水管理學



台中場彭瑞金老師(左)、洪莞紘小姐(右)。



台南場與會者合影。

院（今真理大學）於1997年首創台灣文學系，而2000年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首度招生計算，台灣文學體制化迄今也將近20年。或許這20年的耕耘，一時之間仍難打破長年「中國化」教育的偏見，至於「少子化」的危機，更是台灣教育系統要共同面對的重大考驗。然而鄭清鴻認為，這20年來，台文體制一直承受著與中文系整併的質疑，而有部分台文系所甚至曾經歷過，或已陷入停招的命運，這並不能被視為與「少子化」性質相同的外部條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從來沒有人會質疑中文／國文系所之存廢，可見即便是以少子化與人文學科普遍招生困難的條件來看，台文體制化迄今其實還是「輸在起跑點」。

「起跑點」所指為何？鄭清鴻借用陳萬益教授的說法即是「正常化」的問題——台灣學生對於台灣文學、文化全然無知的現象，陳教授認為必須以通識教育予以彌補，而大一國文或通識經典是否要持續由中文系教授承擔，亦是值得思考。此方向對於台文體制研究所招生確實有助益，但鄭清鴻補充說，如果將台文體制化當中的「大學部」、「系」作為更細緻的基本單位，大一國文或通識教育的觀念，顯然要再向下延伸到大學部的招生來源，亦即中等教育，甚或小學教育當中。目前國文教育當中的台灣文學比例和過去相比，或許已稍有

進步（但仍是相當不足）；制度上，也有許多補充式的台文教育附掛在教學制度當中。然而回到語文教育的層次，鄭清鴻問：如果要讓高中生吸收到更多台灣文學的養分，進而可能進入台文系所就讀，那「台文相關系所畢業生」是否有可能直接進入教學現場，成為播種師資？而語文課程安排上，是否還有更多檢討與進步的空間？

換言之，台文體制化當前的「再生產」其實相當不足，高等教育並沒有確實地與中等教育連結起來，而這與現行的國文教育內容及師資養成有絕對的關係。舉例而言，臺師大102學年度所頒布的「中等學校國文科」科目表中，學生需修習42學分才能任教國文科。但這42學分當中，台灣文學必修2學分、閩南語或客語概論必修2學分、台灣文化概論選修2學分，台文專業竟共計6學分而已。也就是說，這些課程大部分就是國文系的必選修，但台文學生即使以本系專業課程相抵，還必須另外修習超過30個以上的學分，才能拿到國文科任教的門票。這不但大大提高了台文系學生進入語文教學現場的門檻，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分配，不啻是肯認當前的教育制度中，台文仍舊附屬於中文、國文傳統的事實，也讓台文師資的流動面臨相當的矛盾的窘境——想在國高中教台灣文學，其實反而更應該去念國文系？體制的公平、正常與否，由此可見。

台灣文化產業現況與政策

文建會自2012年升格成為「文化部」以後，進一步將原本隸屬行政院管轄的新聞局出版產業、流行音樂、電影產業、廣電、兩岸交流等業務都納入範圍。然而當文化部行政權力與跨部會統籌能力與時俱進的同時，文化貌似成為了一筆好生意，當台灣民間對於文化創意的呼聲蒸蒸日上，台灣文化產業的現況是否也會跟著水漲船高？值得我們持續來關注。王俐茹提到，前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在2011年就曾經明確地指出文化部將在2012年提出台灣未來五到十年文化行政走向及願景的「文化白皮書」，可謂為政府部門自2004年推出《文化白皮書》後的再一次重大的政策宣示。然而，至今白皮書的實行成果如何，王俐茹認為有需要進行檢視。

在2004年的《文化白皮書》中強調「建立文化主體性」、「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完成）、「成立文化為主的首席部會」（已完成）、「提高文化經費達總預算2%」、「定位文化新價值、制定文化新政策」等，雖然已有部分陸續完成，但是當文建會已成功升格為文化部之際，關於台灣下一個十年的未來文化建設藍圖，從文化部網頁上標示的2014年文化政策走向，以「泥土化」、「產值化」、「國際化」、「雲端化」作為文化努力目標，訴求針對地方文化活化、文創產業、文化行銷國際、整合科技與文化為標的，表面上還是訴求以文化軟實力來行銷台灣，狀似希望將台灣文化推向國際。然而，這樣的訴求貌似良善，是否有以「華語／文」、「泥土化」來取代過去提倡的「文化主體性」？王俐茹提出質疑，她並且認為所謂「華語／文」一詞看似中性，似乎有助於台灣文化面對全球不同的國家；實際上，卻是化約台灣本地各種不同的文化，從而消除台灣本身位於中心的主體位置。

文化部致力於推動文學工具箱、文學經典外譯等國際推廣工作時，如何看待當前台灣出版市場萎縮、書市削價競爭與折扣戰等惡性循環；文化部在鼓勵青年創辦書店的同時又如何看待台灣各地具有在地特色卻苦撐待援的獨立書店？在許多具有文化意義的景點或被迫拆除，或有財團進駐，這些配套的政策應該要能透明化，好讓人明白明確的文化政策，王俐茹認為從這些層面都可看見台灣主體性失根的危機，認為台灣未來的文化政策走向唯有回歸台灣文化的主體位置，持續突顯台灣多族群、多文化的多元特色，進一步在現有的文學、文化專業向下培養教學、再生產的專業人才，才能向上持續發展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思維，向下培養國民認同台灣、願意推廣台灣的積極動能，才能真正地在良好的內部循環下累積對外行銷的厚實資本。

結束是另一個開始

我們必須承認，本次青年論壇並未得到最初預期，獲得學界內外關注，至少可從各場次的參與人數得到這樣的結論，然現場所討論的氣氛頗為熱烈，台文系所學生方面，不少人關注的是「求職」問題，而非體制的改革；台文館翁誌聰館長到場參與，對於學生的訴求，也承認當前館方能做的項目有限，儘管如此，不少與會者仍然對當前本土文化的困境提出觀察或建言，綜合三場的討論，有幾個方向值得留意，包括台灣文學不應與華文文學相混淆、台灣本土文史課程應要遍地開設，並在學分與師資調配上需符合公平原則、台文館應與地方文史團體結合、台文館應在政府的文化施政中扮演中介角色。✕